



月照汶河盼我回

□刘汉平

月光洒在鲁西南平原上,带着大汶河特有的温润,漫过河岸的柳树林,漫过一排排农家院,最后落在我在城市里的公寓窗台上。我手里捏着块莲蓉月饼,嚼着,总觉得缺了点什么,这味道,远不及家乡的老月饼。娘做的月饼带着枣泥香。

记忆里的中秋,总飘着一股大枣香。老家院子挨着大汶河南堤,堤边有爷爷年轻时栽下的枣树林。每到中秋前,缀在枝头的枣子像小灯笼,风一吹,枣香混着河水的湿气飘进院子。娘搬来梯子,摘下最红的枣子,一部分晒成枣干,一部分熬成枣泥。家乡的中秋月饼,就是枣泥馅的。爷爷平时常坐在河边的柳树下编柳条篮,说:“等中秋夜,用这篮子装月饼,接地气。”

中秋节当天的忙碌,从清晨晨雾没散就开始了。天蒙蒙亮,爹就扛着渔网去大汶河,一会儿工夫提着几条鲫鱼回来。家乡人过中秋,餐桌上有份河鲜才算圆满。娘在厨房里忙活,土灶里的柴火“噼啪”作响,烧得铁锅泛着油光。她做月饼不用模具,把白面揉成团,裹进枣泥、花生,再拍成圆饼,贴在锅壁上。锅里的油响着,枣香飘出去,引得邻家孩子在门口张望。娘瞧见了,便让我送两块过去。

等月亮爬上树梢,我把小方桌搬到院里,摆上娘烙的枣泥月饼、爹泡的枣酒,以及刚炖好的鲫鱼汤、煮得软糯的红薯,还有一盘酸咸爽口的腌萝卜,以解月饼的甜腻。爹端着酒盅,念叨着:“今年的月,和你出生那年一样圆,大汶河的水,也和那年一样清。”我那时小,趴在桌边啃月饼,只觉得月亮浸在汶河里,像块被河水磨亮的银盘,哪懂什么一样圆、一样清?直到后来离开家乡,才明白,爹说的不是月亮,是那年中秋抱着襁褓里的我在河边赏月时,心里藏不住的欢喜。

有一年中秋夜,我缠着爷爷去大汶河边“捞月亮”。秋夜有点凉,爷爷把厚外套裹在我身上,我们踩着河边的沙子往前走。月光洒在河面上,碎成一片银星,我拿着小网兜,蹲在河边使劲捞,什么也捞不着。爷爷笑着蹲下来,指着河面说:“傻孩子,月亮捞不进网里。你长大,它会跟着你,你走到哪儿,大汶河的月亮就照到哪儿。”那时我听不懂这话里的深意。如今再想起,才知道那是爷爷最朴素的牵挂。

去年中秋,我回了老家。河岸老柳树的枝条比以前稀疏了些,娘的头发白了大半,揉面团时手微微发抖,她坚持要给我烙枣泥月饼。爹的背更驼了,依旧早早去河边撒网,活蹦乱跳的鲫鱼,还是那样鲜美。那天晚上,我们依旧在院里围坐,月亮还是那么圆,只是桌上多了我带回去的礼盒,少了些从前的热闹,院门口没了邻家孩子的身影,墙角也少了爷爷编篮的柳条。娘尝了口我带回的月饼,轻声说:“还是自个儿烙的有老味儿。”我笑着点头,眼眶悄悄湿润了。我知道,她不是嫌外面的月饼不好,是怕我忘了家乡的滋味。

此刻,城市的月亮爬上了楼顶。我掏出手机打电话,娘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,带着熟悉的烟火气:“家里的枣熟了,我给你晒了袋干枣,等你回来拿。”爹在旁边大声说:“月亮很圆,大汶河的水也很清,你啥时候回来看看?”我望着窗外的月亮,笑着说:“快了,我忙完就回去,还跟您去河里网鱼。”

挂了电话,月光似乎更亮了些。我忽然感觉,所谓家乡,不只是一个地名,它是村旁的老树林,是娘烙的枣泥月饼,是大汶河的清晖。而中秋的月亮,是个温柔的提醒:老家想你了,该抽时间回大汶河边的老家看看了。

或许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专属的“大汶河”,河里淌着自己的童年、亲人的牵挂,还有每逢中秋就会泛起的、藏不住的乡愁。

二十五年间的江南月饼

□戴发利

父亲去世二十五年了。二十五年来,每到中秋前几天,母亲都会收到由江苏江阴寄来的一个邮件包裹,打开看,是四包江南当地特产老式月饼。它没有华美的包装,只是用最普通、最简单的油纸包裹,外面加了一层塑封。

母亲把月饼拿出几块,装入盘中,放在桌上父亲的遗像前。母亲会念叨着告诉父亲:“你的江阴朋友老包,又把月饼寄过来了,你尝尝吧……”

母亲今年快八十岁了,她清楚地记得,自父亲去世那年起,他的这位朋友——母亲口中的“老包”,总会准时在中秋之前把月饼寄过来,二十五年,从未中断。

刚开始寄月饼那些年,他会在里面附一封信,称呼母亲为“嫂子”,询问母亲是否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,一再叮嘱母亲,如果有需要就给他打电话。后来,信也不是年年都写,平时与母亲及我们全家也几乎没什么联系,但依然准时把月饼寄过来。

我对“老包”没什么印象,只记得早年父亲在的时候,他来过我家一两次,个头中等,胖乎乎的,一口浓郁的江南口音,我听不太懂。而他与父亲是什么交情,我并不知道,只听母亲说,两个人是在去外地出差的路途中偶然认识的,一来二去,越聊越投机,后来就成了朋友。

这四包月饼,母亲会分给我和弟弟每人一包,分别拿回各自家中。每次拿回家的这包月饼,我一定会很认真地吃掉,不敢有丝毫浪费。我觉得,这包月饼,已

经不再是普通月饼,而是两位长辈间跨越时空而不断的情怀,我不能轻慢忽视,须虔诚以待。

月饼金黄油润,切开后,质地酥软却不松散,里面的馅料层层叠叠。月饼的滋味不是简单轻薄的甜和香,而是带有一种复合的醇厚之感,酥、香、甜、醇、浓、鲜杂糅交织,有着岁月的沉淀。

吃完月饼后,我展开包装的油纸,仔细看上面的品牌标识,逐字逐句看标注的品种、成分、生产厂家、地址、日期,感受着这包月饼在江南从制作、出炉到包装的过程。我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,它普通而不贵,是江阴小镇长泾的知名特产,百年老字号,纯手工制作。至今,我没有去过江阴,也没有去过那充满月饼香甜气息的小镇,但我又觉得很熟悉它,那里有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人——父亲的朋友、我的叔叔“老包”。

我不知道“老包”叔叔与父亲的年龄谁大谁小,但现在,他一定也步入老年了。二十五年的岁月,足以让一个人从中年到年迈沧桑。人生在世,有些友情或许有年限,有些友情却成永久,时间也无法磨灭。

中秋过后,我的家乡胶东半岛的苹果就成熟了。我和弟弟总会按照母亲的叮嘱,去老家村子的果园精心选购两箱又大又红的苹果,用专用纸箱仔细包装好,寄给江阴的“老包”叔叔。

我知道,当“老包”叔叔看到这来自胶东的苹果,就如同看到了父亲,就会想起与父亲的历历往事,陈年岁月。

这陈年岁月,就像一坛老酒,时间越久,越发醇香。

一张纸质火车票

□欧阳凝芳

Z32次列车开始检票的广播响起,我合上书,从背包里掏出身份证。正要起身,书中忽然滑落一张纸片,轻轻飘落在脚边。我赶紧俯身拾起,仔细端详。这是一张2014年的红色软纸火车票,字迹依然清晰:余姚至黄石,2014年10月3日,新空调硬卧,13车上铺。票面右侧,“国庆回家”四个铅笔小字,依稀可辨。

我轻轻抚着票面,细腻的纸质触感,瞬间唤醒了沉睡十年的记忆。

那时家里还没买车,Z32次是宁波至武昌的直达特快列车,夕发朝至。晚上从我所在的余姚上车,蜷在铺位上睡一觉,次日清早5点就能抵达家乡,既方便又安全,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回家的专属列车。每逢节日,Z32次总是我们的首选。但节假日购票不是件易事。记得那时,我在余姚守着电脑,弟弟在老家拿着手机,同时刷新网站。当页面终于跳出“购票成功”时,我们隔着电话欢呼起来,仿佛打了一场胜仗。

到了乘车那天,我们早早赶到余姚站。不大的候车厅里早已是人头攒动,天南地北的乡音在空气中交融,整

个大厅里弥漫着节日特有的拥挤与欢乐。当取票机“嘶”的一声,吐出一张带着机器余温的车票,我小心翼翼地握住它,心里很是踏实。这通往故乡的一纸票根,一下子将所有的思念与期待都稳稳地给接住了。

那时检票口还没有自助闸机,进站靠人工验票。工作人员接过车票,在票面上“啪”地盖下检票章,我接过票,上车安顿妥当后,心中雀跃,便顺手在票面上写下“国庆回家”四个字,小心翼翼地夹进了随身携带的书本里。谁知这一夹,就是十年。

十年过去了,这趟列车仍然是我回家的首选,但火车站已悄然换了模样。取票机前不再有逶迤的长队,检票口换成了智能闸机,人们只需刷一下身份证便能迅速通行。那些曾经紧握在手上的车票,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。

列车缓缓启动,窗外是流动的夜色与灯火。我将这张意外重见的车票,又小心翼翼地安放于书页之间。它是一枚时光书签,更是一个时代的恒久印记,所记录的,是个体的归程,更是集体记忆里的温情,定义着我们心中最温暖的坐标。

花生地里的中秋节

□张丹

儿时的记忆里,中秋节总与乡间沉甸甸的秋意撞个满怀。大豆要割,高粱要收,玉米要掰,还有那成片成片的花生,得从土里拔出来,摘净了再摊开晾晒,这活儿全凭一双手。

那年,我约摸七八岁,正是能给父母搭把手的年纪。白天跟着在地里拾花生,到了傍晚,便主动担起了给家人送饭的差事。

暮色把田埂染成灰蓝色,一弯新月刚挂上地头的树梢,爹娘还在花生地里弓着腰忙活。我就哼着跑调的儿歌,踩着田埂上的野草往村里跑,家离花生地有好几里,一路要绕过好几片玉米田。到了家,赶紧拿上干粮、晾好的茶水、几个凉丝丝的皮蛋,再把爹爱喝的啤酒揣进怀里焐热乎些,又颠颠儿地往回跑。晚风拂过,裹挟着泥土与花生叶的清香,吹得人心里透亮。

每年收花生的时节,总会撞上中秋节。这时候,娘就会笑着嘱咐我:“把家里的月饼和点心也带上呀!”这话总能让我乐开了花——那可是娘亲手做的月饼,外皮酥得掉渣,内馅是香甜的芝麻或豆沙,还有各种精致的小点心,每一样都藏着满满的心意。我把这些“宝贝”小心翼翼地装进篮子,一股脑儿都带到了地里。

中秋的夜,月亮像被水洗过似的,又大又圆地悬在天上。我们一家人就围坐在花生地旁的空地上,借着月光吃月饼、话家常。那时候总觉得,这旷野上的月亮,是独属于我们家的。苍穹底下,一望无际的花生秧透着清清爽爽的香,月光像流水似的洒下来,把秧苗、泥土和我们都裹在里头,温柔得能把人的心化了。这月亮也偏心,把最澄澈、最珍贵的光辉都给了我们这些在地里忙活的人,许是知道,这光里藏着我们最踏实的欢喜。

娘一边给我掰月饼,一边讲中秋节的来历,说月亮里有嫦娥,还有捣药的玉兔。爹开始“对酒当歌”,指点着远处的田埂,说着今年的收成、来年的计划。家里的老黄狗也跟着凑热闹,在花生秧丛里打滚,偶尔抬头对着月亮“汪汪”叫两声,又赶紧跑回来蹭蹭我们的裤腿,尾巴摇得像朵盛开的花。

“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。”月光下的田野温柔又安静,朦胧的光影让庄稼多了几分神秘。偶尔从远处的村子里传来几声清脆的口哨声,伴着几声犬吠,还有点点灯火在夜色里忽明忽暗,像是星星落在了人间。

后来,我离开家乡,走过很多地方,见过不同的山,喝过不同的水,见识过都市的繁华,度过过一个又一个中秋月圆夜,却再也没见过那样一轮月亮——它沾着草木香、烟火气,带着花生的清甜、爹娘的笑语和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时光。